

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八二七號

據

清·柏春修，魯琪光等纂
清同治十年刊本

影印

江 西 省

南豐縣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藝文志 目錄

南豐縣志四十

書

歐陽修與曾鞏論氏族書 與曾舍人 答曾舍人

王安石同學一首別子固 答曾子固書 朱子答曾

景建書 姚理啟吉王徵銀代鷄鵝食田書 李萬實

與胡柏泉總制論弭盜書 與許盡齋論救荒書 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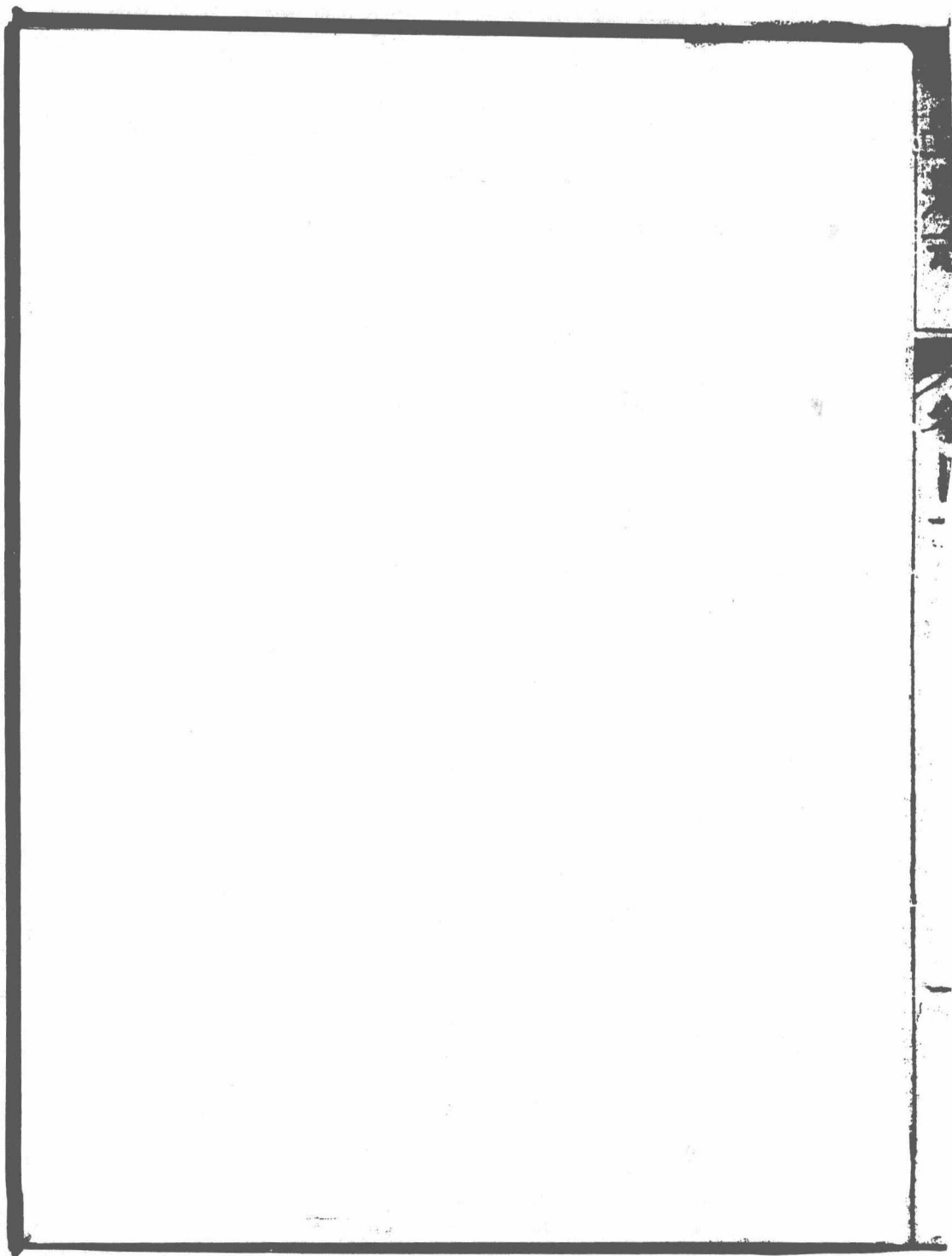
觀上張撫軍勦寇書 彭士望與甘健齋書 謝文洊

與馮密菴書 癸巳與李仲闇 乙未答松江蔣馭閣

書 乙未答甘健齋 答李淑行書 戊子與甘健齋

魏際瑞與甘健齋 魏禧復謝約齋書 與謝約齋

二首



藝文志八

南豐縣志四十

與曾鞏論氏族書

歐陽修

修白貶所僻遠不與人通辱遣耑人惠書其勤豈勝媿也示及見託譔次碑文事修於人事多故不近文字久矣大懼不能稱述世德之萬一以滿足下之意然近世士大夫於氏族尤不明其遷徙世次多失其序至於始封得姓亦或不真如足下所示云曾元之曾孫樂爲漢都鄉侯至四世孫據遭王莽亂始去都鄉而家豫章考於史記皆不合蓋曾元去漢近三百年自元至樂似非曾孫然亦當仕漢初則據當莽世失侯而徙蓋又二百年疑亦非四世以諸侯年表推之雖大功德之侯亦未

有終前漢而國不絕者亦無自高祖之世至平帝侯才
四傳者宣帝時分宗室趙頃王之子景封爲都鄉侯則
據之去國亦不在葬世而都鄉已先別封宗室矣又樂
據姓名皆不見於年表蓋世次久遠而難詳如此君曾
氏出於鄆者蓋其支庶自別有爲曾氏者爾非鄆子之
後皆姓曾也蓋今所謂曾氏者是也楊允恭據國史所
書嘗以西京作坊使爲江浙發運制置茶鹽使乃至道
之間於今云洛苑使者且從所述皆宜更加正者山家
無文字尋究幸察

與曾舍人

某啟奉別忽忽暑候已深不審動履何似某昨假道於

穎者本以歸休之計初未有涯故須躬往及至則敝廬地勢喧靜得中仍不至狹隘但易故而新稍增廣之可以自足矣以是功可速就期年掛冠之約必不愆期也甚幸甚幸昨在穎無所營爲所以少留者蓋避五月上官未能免俗爾毫乏佳處人所素稱者往往過實其餘不及陳穎遠甚然俯仰年歲間如傳郵爾初亦不以爲佳蓋自便其近穎爾至此便值酷暑未能多作書相知或有見問者幸略道此意惟慎夏白愛

答曾舍人

辱示爲人後議筆力雄贍固不待稱贊而引經據古明白詳盡雖使聾盲者得之可以釋然矣父子三綱人道

之大學者久廢而不講縉紳士大夫安於習見閭閻里巷過房養子乞丐異姓之類遂欲諱其父母方羣口誼譁之際雖有正論人不暇聽非著之文章以要於久遠謂難以口舌一日爭也斯文所期者遠而所補者大固不當以示常人皆如來諭也某亦有一二論述未能若斯文之曲盡然亦非有識之士未嘗出也閑居乏人寫錄須相見可揚摧而論也自去年至蔡遂絕不作詩中間惟有答韓邵二公應用之作不足采惟續思穎十餘篇是青州以前者并傳記皆石本今納上自歸潁它文字亦絕筆不作恐知恐知

同學一首別子固

王安石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予在淮南爲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還江南爲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爲然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嘗云爾夫安驅徐行轡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堂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昔非敢自必其

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耳輔而進之其可也噫官
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
相警且相慰云

答曾子固書

某啟人以疾病不爲問豈勝鄉往前書疑子固於讀經
有所不暇故語及之連得書疑其所謂經者佛經也而
教之以佛經之亂俗某但言讀經則何以別於中國聖
人之經子固讀吾書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於讀經
有所不暇也然世之不見全經久矣讀經而已則不足
以知經故某自百家朱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
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爲能知

其大體而無疑蓋後世學者與先王之時異矣不如是
不足以盡聖人故也楊雄雖爲不好非聖人之書然於
墨晏鄒莊申韓亦何所不讀彼致其知而後讀以有所
去取故異學不能亂也惟其不能亂故能有所去取者
所以明吾道而已子固視吾所知爲尙可以異學亂之
者乎非知我也方今亂俗不在於佛乃在於學士大夫
沉沒利欲以言相尙不知自治而已子固以爲如何苦
寒比日侍奉萬福自愛

答曾景建

極

朱子

尋書文詞通暢筆力快捷蔚然有先世遺法三復令人
亶亶不倦所論讀書求道之意亦爲不失其正所詆近

世空無簡便之弊又皆中其要害亦非常人見識所能到也然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鄉來前輩蓋其天資超異偶自能之未必專以是爲務也故公家舍人公謂王荊公曰文字不必造語及摹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況又聖賢道統正傳見於經傳者初無一言之及此乎至於讀書則固吾事之不可已者然觀古今聖賢立言垂訓亦未始不以孝弟忠信收斂身心爲先務然後卽吾日用之間參以往訓之指反覆推窮以求其理之所在使吾方寸之間虛明洞徹無毫髮之不盡然後意誠心正身修而推以治人

無往而不得其正者若但泛然博觀而概論以爲如是而無非學如是而無非道則吾恐其無所歸宿不得受用而反爲彼之指本心講端緒者所笑矣鄙見如此幸試思之有所未安復以見告甚幸甚幸錄示先大父司直公所記龜山先生語前此所未見然以其它語推之知其誠出於龜山無疑也所示佳篇句法高簡亦非世俗所及然憤世太過恐非遜言之道千萬謹之尤所願望

啟吉王徵銀代鷄鶩食田書

姚理

長沙管糧通判姚理爲乞恩宥罪明義利以固邦本事殿下奏請鷄鶩食田意在得田也朝命兩院酌處是欲

以田身也今兩院據府議處以銀充鷄鶩食田租
雖有田之利而王府未自收租殿下怪府議謬戾誠有
罪矣乞息雷霆貫小官俾得悉心陳所欲言可也通判
少習春秋三十六年有司以春秋拔而貢之天子天官
部以大學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題
試之而得其官則春秋大學者固國家義利之大閑實
通判出處始終之大本也以此事上以此治民敢不以
此獻殿下哉傳曰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非不
問不言也義重於利故也天王求車求金則書宣公稅
畝則書況韓子憂貧見誚於叔向晉國重幣屈服於子
產殿下博極羣書豈於春秋有不讀哉特臨事而念不

及耳今日之事乘不問不言之體有求車求金履畝而稅之弊而韓子晉國之舉動亦略有之殿下親則聖天子愛弟尊則聖天子內外屏翰也謂宜享有分胙昭義問於天下而可以此小利自浼哉故通判敢以春秋之說進也大學治平傳曰生財有大道而以財足歸之生衆食寡用舒爲疾焉殿下載祿萬石校尉祭祀齋節等色所入銀不下數千兩江湖洲泊之利不可勝計蓋生不必衆而自生爲不必疾而自殖雖食衆用衆如今日未嘗有不足也豈其少鷄鶩食耶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鷄豚殿下尊臨一國去畜馬乘者萬萬仁賢天殖等獻子而上之而何爲有鷄豚之察哉故大學以長國

家務財用者推其所由無乃或有之乎且前此未有鷄
鵝食田宗廟牲牷未嘗不博碩肥腩也君庖宰割未嘗
不肥甘足口也今以何故忽有此請乎且鷄鵝一事以
田則其害有四以銀則其利有四亦不敢不細瀆也蓋
田有水旱蟲蝗或空歲而無收民有死亡逃移或悉衆
而盡負貪暴馮勢多取殿下無升合之益豪強借便兼
併殿下無尺寸之增百姓受困管莊自肥不美之名受
之於上殿下能知之乎此四害也若解銀則數有定額
水旱蟲蝗莫之害也歲有常入個人負欠莫之損也因
田派銀畝雖四分而官不至於擾民收對頃刻盡數入
於寶藏而鷄鵝不至失采夫取銀棄田美名也去田得

鉅厚實也王何必以田之有無爲校量乎楚之寶惟善
晉之寶惟仁親大學內本外末意也霸者能爲之殿下
隱德出東平王右而甘心言利處伯者之後哉故通判
以大學之言進也夫長沙王封壤也百姓王赤子也不
信左右以必得田封壤厚赤子安而邦其永孚於休矣
往時長沙大旱殿下憂形於色府中立壇禱雨躬親齋
戒行香此何爲哉愛民甚也豈今日爲鷄鵝小物遂忘
民乎嗟乎憂葵逸馬實保障之大計嚙岸移舟乃繭絲
之淺謀殿下清空畢照中秋無雲月也人誰得以是非
欺之惟不卑小官不廢邇言以春秋大學爲心不以纖
芥財利爲言朝廷幸甚吉國宗社幸甚一郡黎庶幸甚

與胡柏泉總制論弭盜書

李萬寶

久欽德聞幸借福星慶慰之私有非楮穎所能具述者
蓋以地方警急荷戈城隅寒暄常叙未暇瀆陳近日聞
廣有名劇賊出犯吾省各巢俱空自一省言之建昌爲
切近自一府言之南豐爲尤急蓋廣昌新城爲賊之所
必至而宜黃樂安爲賊之所經由自三十六年以來連
遭殘破而今歲爲尤甚若石油楓岡橋潔灣沙窩俱屯
一月殺傷焚蕩淫汙擄掠慘不可言亦臺下所不忍聞
者若非大加振舉則孤城決不可守南豐不守則長驅
四出建昌撫州恐貽明公將來之憂也爲今之計惟有
責成守備增兵訓練定立規條假之賞罰若土兵足恃